

仕途

II

肖仁福  
著

# 密径

做事靠**智商**，做人靠**情商**，做官靠**政商**。  
读《密径》，长政商，仕途一路多风光。

· 长篇时政小说 ·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仕途

II

肖仁福 著

# 密径

做事靠智商，做人靠情商，做官靠政商。  
读《密径》，长政商，仕途一路多风光。

· 长篇时政小说 ·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径 / 肖仁福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5-1058-7

I. ①密…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733 号

书 名: 密 径  
作 者: 肖仁福

---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鞠天相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http://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720mm × 1040mm 1/16

字 数: 610 千字

印 张: 30.5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15-1058-7

定 价: 38.80 元

## 自序

《歧路》和《密径》这两部小说，来源于我曾经创作的一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仕途》。这部作品浓缩了我大半辈子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积累，它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长旅。一天一千余字，期间从没间断过一天，三年多时间写出初稿，又花近两年反复修改，才终于成稿。这于我是一次考验，更是一种享受，我从中收获了不可言喻的大快乐，尽管有时不免苦中作乐。为内心的快乐写作，也就不去奢求太多外在的东西，能够面世，拿几个小版税，奖赏一下这几年的清寂日子，也就足矣。

这部稿子在几年前首版后，出版社也没做什么宣传，居然广受读者青睐，高居开卷和全国各地大小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显著位置，荣登各省市和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还被新闻出版部门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有些读者甚至拿《仕途》与当下长篇小说对比，说比《仕途》写得长的，没《仕途》写得好；比《仕途》写得好的，没《仕途》写得长；比《仕途》写得长也写得好的，没《仕途》卖得多。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乐事。可乐过之后，回头再看这部作品，也不免感到遗憾和不足。出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我的小说总是慎之又慎，非三报批四审读五阅评不可。如此一来，削足适履也就成为必然，不足为奇。这自然是有代价的，就是削弱作品一以贯之的文气和语境，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真。此外，对于某些情节和文字的删改，也并非出于我的本意，甚至于其中不少内容，在我看来恰恰是精华之处。当然，没有一部作品是完美的，我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这部在我人生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作品进行修改增容的工作，努力把我新的一些想法、阅

历融入到作品中去。不敢说因此就能使得作品臻致完美了,但至少我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出于某种原因,我将这部已经更新过的作品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取名《歧路》。小说中,机关大院里的三个年轻人在机构重组后分别走上不一样的仕途,哪条是正道,哪条是歪径,哪条是不归路,他们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对读者颇有借鉴意义。第二部取名《密径》,意为机关大院里的复杂关系如蛛网般纠结缠绕,升迁路上往往有乱花繁叶,迷人眼、惑人心,山穷水复之后能否柳暗花明,就看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能否找到那条被掩盖住了的密径。

《歧路》和《密径》的出版,弥补了我之前的遗憾,相信也能够弥补大广大读者们的遗憾。两本书封面设计大气美观,出版商还为此请来了优秀的漫画家为本书描绘插图,并搜集了不少文坛名家针对本人作品的评论文章附于书后,内页有图有文,图文并重,相得益彰,大大提高了两本书的附加价值。对于这些为作品增光添彩的优美图文,我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肖仁福

2012年5月28日于长沙

## Part 一

这天李雨潺又要到医院去，恰好乔不群看过新大门工程回来，没什么要紧事，随她出了政府大院。赶往医院高干楼，袁明清正坐在床前，手拿遥控器，不停地调换着电视频道。见了两位，袁明清忙扔下遥控器，说：“小李把出院手续给我办了吧？”李雨潺说：“不是住得好好的吗？怎么想起出院了？”

袁明清唉一声，愁眉苦脸道：“都是被你和老郁害的。住在家里，晚上睡不着，白天还能补个觉。现在倒好，夜里睁着眼盼天亮，白天眼睁睁着盼天黑，跟傻子没两样。再这么待下去，我怕是老命都不保了。”乔不群说：“没这么严重吧？”李雨潺说：“可不是？要出院，也得等郁所长回来再说。”袁明清说：“郁所长又不是郁院长，没有她点头，医院就不放人？”李雨潺笑笑说：“我也知道郁所长不是郁院长。可您想过没有？这里条件这么好，吃喝拉撒都有人管，郁所长出差还得有几天，这几天您一个人待在家里，吃什么？喝什么？”

袁明清想想也是。过去在厂里做工程师还好，上班搞生产，下班搞家务，那是常事。改行做上领导后，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除亲自吃饭、拉屎，亲自睡觉过性生活，再没亲自做过家务，还想像从前那样自己照顾自己，简直不可想象。也许不只袁明清，谁做久了领导，都会这样。领导都是做大事的，以天下为己任，吃喝拉撒这样的小事也要麻烦敬爱的领导，人民群众自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赞成。

见袁明清不再提回家的事，李雨潺放下一颗心来，说：“不就是睡不着觉吗？我告诉您一个催眠的好办法。”袁明清说：“什么好办法？”李雨潺说：“数数呀。比如数羊数牛什么的。”袁明清说：“数羊数牛有什么用？我还数过人民币呢。”李雨潺笑道：“数人民币还没用的话，恐怕只有数美元了。”袁明清说：“那你快给我拿些美元来。”

这美元可不是说拿就拿得来的，得去找人兑换，有些麻烦，乔不群说：“我也有一



个办法,保证比数美元见效。”李雨潺说:“不是要袁秘书长数金元宝吧?”乔不群说:“金元宝立体感太强,只能越数越激动。袁秘书长当领导的,不是经常要作报告吗?干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听您作报告,这样容易找到当领导的感觉,还愁解决不了失眠问题?”

袁明清一拍床头,佯怒道:“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见我如今没了作报告的机会,故意气我。”李雨潺说:“估计乔主任不敢有这种险恶用心,是设身处地为领导着想。袁秘书长平时经常召集政府办干部职工开会或学习,报告一作就是两三个小时,什么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在政府系统各局委办的积极支持下,在县区各政府办的精心配合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么下来下去的,下得大家都酣然入睡,您自己肯定也会受到感染,渐渐睡过去的。”

“这样不行。我经常在台上作报告,有切身体会,台下群众睡得越香,台上作报告的作得越来越劲、越兴奋,还哪里睡得着?”也许是已削职为民,袁明清也变得幽默起来,不再像做秘书长时那么严肃,轻易不在下属面前开玩笑。“我看还是你俩到台上去作报告,我来当听众,说不定还真有奇效。”

乔不群笑道:“我要有这水平,作报告能把人作睡着,也不至于天天跑腿打杂,早到那个位置上去了。”李雨潺说:“乔主任功夫确实欠点,每次组织分管处室干部开会,报告作到咱们昏昏欲睡的时候,便作不下去,就此打住,还没哪次成功让我们完全睡着。”乔不群说:“我那是小报告,没具备袁秘书长大报告的高效催眠作用。”袁明清说:“不群已做到副主任,甫迪声对你又比较重视,过不了多久,就会上台作大报告了。”

这玩笑没白开,袁明清一轻松,晚上意外睡了一个囫囵觉。这是好多天来第一次真正睡着,袁明清感觉良好,高兴地给李雨潺打电话,感谢她和乔不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李雨潺说:“我们又不是观世音菩萨,哪救得了袁秘书长的苦难?不过笑话能治失眠,我喊上乔主任,再去陪您说笑话。”

处理完手头杂事,李雨潺又约上乔不群,去了医院。快进高干楼时,乔不群放慢脚步,说:“说上一会儿笑话,袁秘书长就睡得着了,你说有这个可能吗?”李雨潺说:“人之所以失眠,一般是因为心上郁闷,情绪焦虑。有人陪着说说话,开开心,心情一放松,睡得着觉,有什么奇怪的?”乔不群说:“我看没那么简单。”李雨潺说:“莫非还能复杂到哪里去?”乔不群说:“袁秘书长又不是三岁娃娃,哪有说说笑话、逗逗乐,就能解决问题的?他那可是心病,心病只有心药到,才可能治得好。”

走进病房,见袁明清精神抖擞、情绪饱满,说话的声音都高了几度,乔不群就知道自己刚才的猜测绝对错不到哪里去。袁明清一定碰到了什么大喜事,估计这喜事跟他的政治命运有关。像袁明清这种助巡一级的干部,享受的是副市级待遇,不大不小也算是政治人物了。政治人物可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只有一条小命,那是父母给的

自然生命。政治人物除了自然生命,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生命,是双重生命的共同体。政治生命可是上下求索得来的,不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随便跑到一起,就能成功孕育诞生的。政治人物也就格外看重自己的政治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父母给的自然生命。作为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共同体,光自然生命已没法承载政治人物身上的负荷,一旦政治生命出现问题,自然生命也会跟着产生病变。袁明清没能参加副市长选举,政治生命严重受挫,自然生命也随之出了毛病,睡不能睡,吃不能吃,面黄肌瘦,天昏地暗,几近崩溃,就是非常典型的个案。现在袁明清的自然生命一下子又鲜活起来,变得健康、乐观了,不用说,肯定是政治生命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那么这个创造袁明清生命奇迹的人又会是谁呢?作为曾经的顶头上司,乔不群不可能对袁明清的背景没有任何了解。可他思前想后,就是找不出能挽救袁明清政治生命于既倒的人。不过凭多年混迹政府的经验,乔不群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一般角色,一定是个重量级人物,且这个人物不在北京,也在省里,绝对不会在桃林。

乔不群忽想起秦淮河来。记者是个特殊职业,上上下下的人接触得多,说不定多少知道些线索。本打算离开医院后再给秦淮河打电话,不想恰在此时,秦淮河的电话打了进来,问说话方不方便。乔不群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话,几步出了病房,往没人的楼角方向走去,一边说:“方便方便,有什么指示,淮河你说吧。”

秦淮河说:“我能指示你大主任吗?给你提供一个小信息。”乔不群说:“什么好消息?”秦淮河说:“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

乔不群一时没听明白,说:“我跟侯副省长非亲非故,他要成侯副书记,与我乔某人有何关系?”秦淮河说:“非亲非故,不见得就没有任何关系嘛。我问你,如今赋闲在家的袁明清做了你那么多年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你跟他总有些关系吧?”

看来袁明清可能跟侯副省长有什么渊源。乔不群急不可待道:“你别卖关子,一会儿侯副省长,一会儿袁明清的,到底想告诉我什么?”秦淮河还是不紧不慢的口气,说:“袁明清可是侯副省长多年前的同事和朋友。”乔不群说:“是吗?这我过去还真不太清楚。”秦淮河说:“过去不太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你就清楚了。想想看,你跟袁明清曾是上下级关系,袁明清跟侯副省长曾是同事、朋友关系,那么你跟侯副省长是不是也就有了某些关系,或至少有产生某些关系的可能?”

“你是说,别看袁秘书长暂时是个闲人,侯副省长一成为侯副书记,袁秘书长肯定会东山再起,并且会比现在更有作为?”乔不群捂紧手机,不由自主的,口里的袁明清便恢复为袁秘书长,“你的意思是趁此时袁秘书长还处在人生低谷,多跟他接近接近,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等他到了高位,向他靠拢的人一多,就没了你的份?”

秦淮河笑道:“不群就是不群,有悟性。”乔不群说:“那你是怎么知道袁秘书长跟侯副省长这层关系的呢?我在政府待了这么久,却蚂蚁放屁,没听到任何动静,不知他竟然还有这么个背景。”

秦淮河说:“这是袁明清城府深。在桃林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是到了省城后,





有一次跟侯副省长的秘书小杨一起吃饭，听说我在桃林政府待过几年，他无意间提到袁明清，说侯副省长跟他在同一个厂里做过工程师，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乔不群说：“我想起来了，袁秘书长确实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只是没谁搞得清他还跟侯副省长同过事。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既然老同事在省里做副省长，上一次袁秘书长的副市长怎么还会落空呢？”秦淮河说：“这事的内幕可能比较复杂，估计跟鲍书记和甫迪声两位不无关系。也许人事问题向来是党委说了算，政府不便干涉，侯副省长不怎么好过问。”乔不群说：“现在好了，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好过问袁秘书长的事了。”秦淮河说：“这是必然的。小杨告诉我，侯副书记的任命文件已到省里，即将对外宣布。”

这就对了。乔不群说完再见，将手机往腰上一别，兴冲冲朝袁明清病房奔去。

快进袁明清病房门时，乔不群停下脚步，做个深呼吸，定了定神，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待到调整好心态，这才若无其事般轻轻迈进门去。

房里除了袁明清和李雨潺两个，还有两位漂亮的当班护士。护士是来给袁明清送药的。那是一味新出产的中成药，主要作用是安神补脑，对失眠症特别有效。副作用也不是太大，只是服下去后，屁稍多些。也许是护士漂亮、可爱，李雨潺和乔不群也在场，袁明清思维活跃，抓住一个屁字，做起文章来：“一屁值千金嘛，屁多绝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于医学是个外行，却也知道人是部复杂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不断产生废气、浊气、酸气、腐气、毒气、恶气。气储于内，得及时排出，放屁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道是话不说不明，屁不放不畅，有屁非放出来不可，忍气吞声，是万万使不得的。就像川流汹涌，只可疏导，不可堵塞。忍住的气，吞掉的声，终究是要另找出口发泄出去的，若不随屁而出，便只能内敛，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再回到呼吸系统，转而从口里喷发出来。”

说得几位笑起来，想不到屁小事大，其中还有这么多奥妙。乔不群知道袁明清心情舒畅，又是在病房里面，说话随便点没啥关系，才这么谈笑风生。作为老下级，乔不群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也凑趣道：“我经常碰到口臭异常的人，稍稍挨得近些，就像到了化粪池边上似的，原来是有屁没及时下放，转道上涌，终致害己害人。”袁明清说：“这有点像咱们的政府工作，群众有什么怨忿，下面基层不能及时疏导，一旦积怨成气，气没处可出，只能纷纷上涌。如今上访人员多，看去原因千差万别，其实集中起来只有一条，就是群众有屁，下面放不出去，这才造成矛盾上交的被动局面。”

大家都佩服袁秘书长高见。这个说：“还是袁秘书长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不起眼的小小屁事，严正指出社会问题的大症结之所在。”那个说：“袁秘书长是政府领导嘛，太清楚政府工作性质，大事就是小事，小事就是大事。”

袁明清又说：“庄子说，道在屎尿。于个人，尿畅尿远，说明人年轻，身强力壮。一旦尿阻尿短，或肛辣便秘，在厕所里一蹲半天，或尿频尿急，拖泥带水，撒尿滴湿鞋，这人不是身体有病，也已老之将至。所以一进医院，医生先让你化验尿尿，大病小痛，

都能在屎尿里体现出来。于家庭,其生活质量好不好,品位高不高,不能只看家庭收入多少、住房规模大小或家具豪华与否,最好去看人家的卫生间,卫生间里一尘不染,里面的马桶跟厨房里的饭碗一样洁净,这样的家庭就是收入再少、住房再窄、家具再简陋,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低不到哪里去。一个城市也一样,光有高楼大厦和吃喝玩乐的地方还不够,还得有拉屎撒尿的去处。公共厕所肮脏不堪,臭气熏天,收费却不低,或是根本找不到公共厕所,内急时躲到背处救急,刚提上裤子转过身,就有戴着红袖套的怒目金刚递上罚款单,那么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很值得怀疑的,其文明程度绝对高不到哪里去。”

难得袁明清这么有兴致,乔不群又附和道:“说起道在屎尿,我倒想起一件趣事来。一次单位召集中层干部以上开会,领导讲得正起劲,突然忍无可忍,乓的一声,一股浩荡之气自下面沛然而出。当众讲话,是工作需要,当众放屁,到底有些不雅。何况上面放话,下面放屁,与会人员若听不太明白,不知话是屁,还是屁是话,有失体统不说,也影响会议效果。领导不免有些难为情,不愿别人以为屁是他亲自放的,掉头责问旁边的处长:是你放的屁吧?处长一时没想清领导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说:哪是我?我根本没有放屁。这下处长可就惨了,不久他那不会放屁的屁股下面的交椅便被领导一把端掉,另许他人。有人觉得领导做得也太过了点,屁大的事就端了人家位置。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屁大的事都不愿替领导承担,这样的部下我还敢用他吗?”

笑得各位前仰后合,都说:“乔主任你不是说的自己的故事吧?说不定里面的领导还是袁秘书长呢。”袁明清也笑道:“这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屁话。不过屁话不是今日才有,自古以来就不少,有些屁话还非常优雅美丽。想必各位对宋代文豪苏东坡一点都不陌生吧,他不少诗文至今仍在广为流传。岂料这么一位千古大诗人,也有人敢说他的诗是屁诗。这天东坡灵感突至,大笔一挥,写了一首五言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明眼人一看便知,东坡是在标榜自己修行功夫高深,似乎跟端坐于莲座上的佛菩萨一样,已到八风吹不动的大境界。东坡非常得意,孤芳自赏够了,又吩咐书童拿着诗,专门过江交给西山寺的佛印禅师,让他嫉妒嫉妒。佛印见诗,微笑着批上一字,便让书童原封带回。东坡以为禅师会对自己的诗大加赞赏一番,急忙打开一看,哪知诗旁写着一个字:屁。东坡哪里受得了,当即备船渡江,去找佛印兴师问罪。到得西山寺,却逢禅堂紧闭,只是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若真八风不动,又何至于见屁过江?从而惭愧不已,觉悟得道。”

大家都说故事有意思,看来屁虽不雅,屁事却不见得一定粗鄙。李雨潺说:“我也读过一些有关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好像每次都是佛印处在上风,东坡占不到便宜。我不明白,哪有才华横溢如东坡这样的大才子,每次都输给佛印的理?想必是佛门弟子或信佛之人编造出来的,借东坡大名以抬高佛家。”乔不群说:“也许正是东坡太出众,才有人会拿他开涮,不然他那么崇高和完美,其他人往哪儿摆?”袁明清说:“正是



这个道理。东坡心胸开阔，率真正直，又一向与人为善，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并没开罪过谁，可却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恨他、咒他，一听皇帝、皇后赞赏他的诗文，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撕碎，吞进肚里。东坡屡遭贬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德太隆，才太高，光焰太盛，使得周围人相形见绌，心酸难受。想想这样的人不出局，谁出局？所以东坡晚年得子时，很有感慨地赋诗曰：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

几位都说东坡此诗确实道破了世道人心，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太多太多，惹得后来的郑板桥忍不住浩叹难得糊涂。乔不群明白袁明清这是以东坡自喻，他是桃林政府里的干才，实际工作能力比市长、副市长们都强，却只能屈居秘书长，享受助巡待遇，总也做不成副市长。不过这种话不好明言，乔不群只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而然，于今而甚。特别是官场这把筛子，筛掉的往往是金子，留下的往往是砂子。”

几个人说说笑笑，快到下班时间，两位护士准备离去。乔不群说：“两位别走，今天大家高兴，一起到外面吃顿工作餐吧，我来请客。”两位护士说：“我们晚上还要接着上班，哪里出得去？”袁明清说：“我也不能随便出去吃饭，医院里有纪律管着的。”两位护士笑道：“纪律是有纪律，不过纪律是管一般病人的，哪里管得到袁秘书长这样的大领导头上？您若想出去，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我可不是什么大领导，所以我还是遵纪守法，住在医院，吃在医院吧。”袁明清笑着说，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把饭票，“要么这样，医院食堂里有高干伙食专供窗口，饭菜既清淡又营养，不群和雨潺别走，多端两份回来，咱们共进晚餐，还可继续聊聊。”

袁明清正在兴头上，不好扫他的兴，乔不群说：“有机会陪袁秘书长吃饭，可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李雨潺要去接袁明清手里的饭票，说：“那我去打饭吧。现在时兴下级请上级，今天上级请起下级来了，机会难得。”两位护士小姐拦住李雨潺，说：“打饭的事还是交给我们吧，你和乔主任留在房里，继续陪袁秘书长说话。”

“这样也行。”袁明清将饭票递给两位护士，嘱咐多要两个小炒。

两位护士很快端了饭菜回来。乔不群将两只床头柜拼作一起，当做临时饭桌，三人围到一处，开始吃饭。不怎么丰富，却有四菜一汤，口味也算不错。袁明清说：“简简单单的家常饭，凑合一顿，反正你俩不是外人，不然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李雨潺咽下嘴里的饭菜，说：“还是家常饭好吃。时下有个流行说法，自己的饭，不饿为准；朋友的饭，吃饱为准；老板的饭，吃好为准；公家的饭，撑不死为准。袁秘书长是我们的朋友和老板，以吃饱吃好为准。”袁明清说：“吃好自然谈不上，吃饱应该没问题。你们年轻人消化功能强，应该吃好吃饱，才能满足体能需要。到了我这把年纪，还只能吃些家常便饭，不能吃得太好太多，否则消受不了，自己遭罪。老话也说，身健却缘餐饭少，诗清每为饮茶多。”李雨潺说：“如今领导都是越活越年轻，袁秘书长却自谓这把年纪，还不太多见。”袁秘书长说：“世上哪有越活越年轻的？都是哄人

家的，哄自己还不那么容易。”

乔不群也借题发挥道：“说到家常便饭，让我想起蒋委员长来。据说当年他每任命一位师级以上的军官，就会请到自己家里，摆上四菜一汤，一起吃顿家常饭，从此这位军官就成为蒋委员长的自家人了。今天袁秘书长也要来四菜一汤，让我和雨潺吃家常饭，享受师级待遇，从今以后我们也就是您的人了。”

袁明清以长者和主人身份，给两人碗里布了菜，一边感慨道：“我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谁都退避三舍，不理不睬。难得你俩这么关心我，经常往医院跑，还陪我吃饭，我何德何能？可惜我不是蒋委员长，你们是我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

乔不群忙说：“我和雨潺还真没想过用处不用处的，只觉得这个世道，像袁秘书长这样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具有儒将风范和人格魅力的领导，好像并不多见，我们才发自内心地仰慕、敬佩，特别乐意跟您在一起。硬要说用处，用处确实也非常大，多跟您相处，无形中可以学到不少为人处世方面的东西。”

这种并不高明的表扬，在位时袁明清可没少闻，却并不觉得怎么动听。下位后耳根变得清静，才猛然意识到，可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想得到的表扬的。在有权有势的人那里，最不缺的就是表扬，多得简直像夏天的蚊子，赶都赶不走。可轮到无权无势的人，表扬仿佛夜晚的太阳、白天的星星，早已成为稀有物质。

看来是与受惯的表扬久违了，今天好不容易又得到乔不群的表扬，袁明清觉得格外珍贵，心里受用得不得了。在鲜艳、生动的表扬的嘴巴纷纷遁去的日子，乔不群还能及时送上稀缺的表扬，怎不让人倍觉感激、心动不已？

也许是还想多得乔不群几句表扬，饭后说了会儿话，乔不群和李雨潺正要告辞，袁明清又提出：“雨潺先走，不群家里如果没啥要紧事，旁边还有张床，打电话回去报告一声，晚上在这里睡觉算了，也好给我做个伴。”

这倒是乔不群未曾想到的优厚待遇。要知道当年蒋委员长也只拿家常饭招待自己的军官，却还没听说他老人家留谁在家里过过夜，尽管袁明清的病房算不上真正的家。乔不群受宠若惊，说：“我在这里睡觉，不会影响袁秘书长您休息吧？”袁明清说：“不会。咱们谈得来，一起说说话，是件快慰人心的事，说不定到时还会促进我的休息呢。”

李雨潺也在一旁怂恿乔不群：“既然能促进袁秘书长的休息，乔主任你就留下吧。”袁明清说：“反正不是在外眠花宿柳，你家小史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乔不群说：“如果工作需要，领导又有安排，非眠花宿柳不可，老婆有意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李雨潺说：“领导自己眠花宿柳，还要别人安排呢，怎么会倒过来安排你？”

李雨潺走后，袁明清关好门，脱衣去了卫生间。乔不群趁机给史宇寒打了个电话，说晚上不回去了。男人夜不归宿，女人难免多心，史宇寒说：“市长、书记晚上还要睡觉，你比市长、书记还忙？”乔不群说：“下午来看袁秘书长，话说得投机，他病房里还有张床，我留下继续陪陪他。”史宇寒嘲讽道：“我还以为你不是在陪鲍书记，就是



在陪甫市长呢。”

史宇寒的意思很明显，袁秘书长已是拔毛的凤凰，谁都不理，陪他何用？乔不群不好明说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袁明清将有大任，只拿些做人要讲感情的大道理来敷衍。史宇寒又笑他不开窍，如今谁还顾得上讲感情，实惠还讲不过来呢。乔不群说：“不讲感情也行，可也不能太势利眼，还是少往锦上添花，多去雪中送炭。”说完挂断了手机。

袁明清用干毛巾揉着湿发，从卫生间走出来，问乔不群给家里打过电话没有，还说：“在外面过夜，小史不会有什么想法吧？”乔不群笑道：“又不是跟女上级过夜，跟男上级过夜，她能有什么想法？”

说话间，袁明清又找了条新毛巾出来，递给乔不群：“这没用过，你拿去洗个澡吧。”乔不群伸手接住，说：“袁秘书长真是个好领导，连毛巾都给我准备好了。”袁明清说：“哪是给你准备的？是老郁穷讲究，来医院时给我带了两条。我大男人一个，又不是她们女人，一条毛巾足矣，这条也就一直没用。”乔不群笑道：“男人都喜欢简便，出门一块帕，又洗上来又洗下。”袁明清说：“正是，自己的身子还分尊卑贵贱，太没平等观念了。”

乔不群几下洗完澡，出了卫生间，袁明清正斜躺在床上看电视。也许是电视没什么看头，乔不群上床后，他就把遥控器扔过来，说：“你来掌握政权，爱看什么，自己调去。”

平时乔不群就难得看回电视，到了袁明清这里，自然更不会把心思放在屏幕上，拿过遥控器，调小音量，说：“如今的电视节目都娱乐化了，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袁明清说：“娱乐时代嘛，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不过也可以理解，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做官靠投机，发财靠心机，谈个恋爱摸不准对方动机，身累心更累，好不容易坐下来打开电视，谁还承受得了严肃和崇高？”乔不群附和道：“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有人说娱乐时代又是愚弄时代，你愚弄我，我愚弄你，弄得大家又痴又愚，就轻松了。”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视电视于无物，乔不群干脆关了机。袁明清又信口问道：“不群进桃林政府时间不短了吧？”乔不群说：“十来年了。”袁明清叹道：“物换星移几度秋，眨眼间你就在政府待了这么久了。不过你还好，按部就班到了副局。顺利的话，四十岁左右解决正局，再磨上几年，还有望更上层楼。”

说了大半天废话，终于触及到这个实质性问题，乔不群不免窃喜起来。秦淮河的情报是不会有误的，有侯副书记在上面照应，袁明清一旦重新出山，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气象，至少不会比副市长的位置差。你跟他老人家走得这么近，到时他能有所作为，还愁不拉你乔不群一把？还得感谢李雨潺，让你瞅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候、特殊的场合，来到袁明清身边，不经意间就成了他的人。

从袁明清发话留乔不群陪夜那刻起，乔不群就已暗暗把自己当成他的人了。

不过乔不群还是努力抑制住心头窃喜，用一种淡定的口气说：“要说人人官场，不思进步，确实显得有些虚伪。实话实说，过去我要求进步的想法还是挺强烈的，只是这么多年下来，这想法也渐渐淡了。官场到底人才济济，不是谁想进步就进步得了的。做个普通干部也没什么，工资不太高，却月月有钱拿，饿不死，冻不坏，日子总过得下去。”

袁明清说：“不群还肯说真话，只是太低调了点。有想法才有办法，想进步才有进步。我看你现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都处理得不错，至少甫迪声对你好像还是满意的。”

说到甫迪声，乔不群跟他的交道也不少了，如果说从没幻想过往这棵大树身上靠，恐怕自己都不会相信。可冥冥之中，乔不群又总觉得这棵大树不太靠得住。听说甫迪声曾给自己圈内人透露过，对乔不群这种还有些才干的角色，搁着不使用，多少是个浪费，却只能有保留、有限制地使用，也不知甫迪声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有一点乔不群非常清楚，甫迪声可不是那种小家子气领导，必要的时候让你提个纪检组长，做个政府办副主任，甚至解决你的正局待遇，他会毫不吝啬的。可还企望他给你份更实际的差事，或把你扶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最好还是别存此奢念。

乔不群心里这么想着，嘴上自然不会直说出来，只说：“工作上甫市长确实是非常信任我的。”言外之意，工作之外就不好说了。

袁明清也不好说甫迪声，说：“过去你虽然在研究室，工作方面的接触，咱们还是不少的，我知道你不仅学历高，实际工作能力也不错。机遇总是格外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凭不群你的素质和能力，会有更大长进的。”

要是倒回去几个小时，袁明清说这种话，乔不群肯定不会太往心里去。几个小时之前，谁也不知道侯副省长会成为侯副书记，袁明清的话再生动，也跟废话没有什么区别。无职无权的人说你好，无异于无油无盐的清汤寡水，毫无价值可言。只有有职有权的人说你好，才悦人耳，动人心，可谓字字珠玑，一句顶一万句，绝对会兑现的。不过人有职有权时，充耳都是谀词美言，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比谁都英明伟大，哪里还想得起人家也有可取之处？自然轻易不肯说人好。一定要到身无半职、手无寸权后，才意识到自己并非一贯正确，人家也不见得一贯错误，觉得应该说说人家的好话。却为时已晚，这种好话已一文不值，没人稀罕。

此时的袁明清已非彼时的袁明清，他的好话也就不再是一般的好话。也许这是他的许愿，以后有什么机遇，是不会忘记你乔不群的。乔不群暗自激动着，尽量舒缓了口气说：“袁秘书长高看我了，我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挺多的。到底学生出身，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政府机关，没受过什么大挫折，不经风雨，少谙世情，还需要加强学习。我是在袁秘书长您手上成长起来的，以后还请您多指教，多栽培。”

乔不群娓娓而言，仿佛按摩女柔和的十指，在袁明清身上搓揉着，让他筋酥骨软，从头爽到了脚底。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云遮雾罩起来。好一会儿没有动静，乔不群忙收住话头，侧目往旁边床上瞧去，只见袁明清已歪着脑袋，微微起了鼾声。



果然验证了袁明清自己说的，乔不群的话还真促进了他的睡眠。

乔不群不再吱声，伸出手，轻轻关掉床头灯。又想起手机没关，赶紧掀掉。万一谁打电话或发短信，惊醒领导，可就罪过了。袁明清能稳稳地睡上一觉，实属不易。要不是侯副省长已成侯副书记，要不是今天有人陪着说了这么多开心话，摒弃掉心头杂念，他老人家哪会这么放松，成功入睡？在那些能睡的人那里，睡眠自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脑袋往枕头上一搁，眼睛一合，瞌睡不请自来。在难入睡的人那里，睡眠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轻易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今天帮助袁明清有效解决了复杂的睡眠问题，乔不群这个功劳可就大了去了。

不知不觉间，乔不群的意识也变得迷迷糊糊，将要进入浑沌梦乡。可他忽然又警觉起来，提醒自己不能就这么睡过去。他知道自己有打鼾的爱好，尽管鼾声不是太响太闹，如果袁明清的睡眠不太沉的话，把他吵醒过来，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此一来，岂不前功尽弃，白费了大半天的劲？乔不群狠狠掐了掐大腿，想让疼痛赶走自己的瞌睡。清醒了一会儿，待瞌睡抹去疼痛，睡意又悄悄跑了回来。睁大的眼睛也坚持不了多久，上下眼皮开始打起架来。没办法，干脆坐直身子，揉揉眼睛，按按太阳穴，试图打发走困劲。可效果还是不太理想，张嘴打个哈欠，头往前一栽，差点又要睡过去。

乔不群也不是没有过失眠的经历，知道失眠的滋味。失眠的时候往往是最需要睡眠的时候，像今夜不需要睡眠，需要失眠，失眠却不可复得。这人也就是怪，越想睡着，就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就越郁闷，越焦躁，越气愤，下再大的决心，发再大的狠劲，也徒劳，反而更加睡不着。现在乔不群一再提醒自己不能睡着，偏偏睡意浓重，咬紧牙关，想挺都挺不住要睡过去。

这样下去，迟早会睡死过去，打鼾惊醒袁明清，乔不群不敢大意，轻手轻脚下了床，去了趟卫生间，在脸上泼几把冷水，大脑一下清醒多了，只是眼睛有些发涩，困意难消。想在卫生间里过夜算了，又怕万一袁明清醒来，没见自己在屋里，还得打110报警。

回到屋里，乔不群再不敢躺到床上去，在床前傻傻坐着，像打坐的禅师。到底没有坐禅功夫，没几分钟就来了哈欠，干脆披衣出门，到外面去走走。

在走廊上溜了两个来回，一位小护士从值班室出来，要到隔壁病房去，见灯下有人幽灵般悠悠晃动着，狐疑道：“是哪个病房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乔不群不好意思道：“我是来给袁秘书长陪夜的，睡不着觉，出来遛遛。”小护士说：“这有什么好遛的？早点回去休息，别影响其他病人。”

乔不群只得缩缩脑袋，往袁明清的房门口走去。要推门时，忽然想起小时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里面有一位战士，瞌睡特别多，为驱赶瞌睡虫，以防执行任务时误事，身上时常备着一串辣椒，瞌睡来时就取出来咬上一口，顿时瞌睡全消。也不知是生活中确有其事，还是编剧和导演凭想象编造出来的，乔不群觉得

不妨一试。若真能赶走瞌睡虫,就可放心回到床上,不必担心睡死过去,打鼾惊扰袁明清了。

主意一定,乔不群就下楼,出了医院。望着车稀人少空荡荡的大街,才意识到时候不早了。打开手机瞧瞧时间,已快十二点。菜市场是不用去了,肯定碰不着人影。这里离李雨潺家不远,说不定她家里有辣椒,打的去拿几个要不了多久。于是拦下一辆的士,一边往车里钻,一边打李雨潺的手机。可对方已关机,估计早已睡下。想打她家里电话,只怕李雨潺没叫醒,吵醒她父母,就不怎么好了。只得让司机掉头,回了政府大院。

赶往局级楼,打开单元铁门,上楼来到自家屋外。将钥匙插进锁孔开门时,不想怎么也打不开,不用说里面将门反锁了。现在的人真可怜,在外没有安全感,抢劫的,行骗的,偷扒的,满地都是,随时都会遭劫遭骗遭扒。回到家里,还担心有人入室偷抢,院墙越砌越高,院门越守越严,各家阳台门窗铁网恢恢,疏而不漏。还嫌不够,还得安上森严的单元铁门,各户防盗门更是钢造铁打,牢不可破。即使如此,夜里铁门锁上后,还得把门反锁,有钥匙也没法从外面开门进屋。

无奈之际,乔不群只得抬手敲起门来。敲了好一阵,屋里也没有动静,只好拨家里电话。屋内铃声清脆脆,站在门外的乔不群听得一清二楚,却怎么也叫不醒史宇寒。最后还是岳母来到客厅,乔不群挂断手机,敲敲门,报了自己的大名。

乔不群进屋后,史宇寒也已醒来,披衣走出卧室。乔不群顾不得啰唆,说:“家里有没有辣椒?我得拿几个走。”史宇寒不解道:“你不是在陪袁明清吗?怎么深更半夜的,又懵懵懂懂跑回来拿辣椒?”乔不群说:“我就是陪好袁秘书长,才回来拿辣椒的。”史宇寒说:“陪袁明清,跟辣椒有什么关系?”

乔不群不理史宇寒,直奔厨房。岳母早过去打开冰箱,拿出几个洗好的红艳艳的朝天椒,对乔不群说:“你看这行吗?”乔不群一把抓过来,送一个到嘴里,迫不及待咬了一口。桃林是个嗜辣如命的地方,谁都经得起辣,叫做不怕辣,就怕不辣。倒是乔不群小时候经常喉咙痛,遵照医嘱,辣椒吃得少,不是太能吃辣,这下朝天椒进口,还是生的,立即从舌尖辣到喉头,直透心肺肝肠,全身都火烧火燎起来。

“好好好!”乔不群嘴里一边倒吸着气,一边难受地乐道。又去冰箱里抓了一把辣椒,往衣袋里一塞,兴高采烈出了门,惹得史宇寒在后面大骂他神经错乱。

回到医院,乔不群轻轻推门走进病房,袁明清睡得正酣。乔不群蹑手蹑脚来到床前,抓出袋里的朝天椒,塞到枕头下,这才脱衣钻进被窝里。睡意将至时,摸出朝天椒咬上一口,弄得舌麻嘴烧,脑袋就会清醒好一阵子。待辣劲过去,睡意再次袭来,又如法炮制,又可坚持好一会儿。这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赶走了瞌睡虫,不至于打鼾惊扰领导,又能片刻不离陪侍一旁。唯一受到影响的是自己的睡眠,可你促进了领导的睡眠,让领导得到有效的休息,自己少睡几个小时,又算得了什么呢?

枕下的朝天椒咬得只剩几个的时候,窗外开始发白。乔不群松下了一口气,知道终





于战胜自己,大功告成。这个时候就是不咬朝天椒,也不会睡着了,因为要品味这胜利的喜悦。这份胜利可是智慧和毅力的结晶,得来太不容易。

这是一个朗朗晴天,斜斜的阳光破窗而入,无声地洒在袁明清的脸上。他的鼾声已止,合着的双眼动了动,慢慢睁开眼睛。见乔不群正笑望着自己,也和善地笑笑,问道:“不群你醒来多久了?”乔不群说:“刚刚醒来。”

袁明清坐起身,披衣在肩,然后摸出枕下手表瞧瞧,说:“哟,都七点多了。记得昨天晚上床时才十点的样子,先是跟你聊天,聊着聊着就睡了过去。这么算下来,我可睡了八九个小时。”乔不群说:“差不多,这个数字应该没有水分。”袁明清笑道:“大半年了,我还没哪个晚上睡过四个小时以上的足觉,想不到有不群作伴,竟睡得这么有质量。不群你还年轻,也许没尝过失眠的痛苦,不知道一个好觉对容易失眠的人有多么重要。我最体谅毛主席他老人家,长期神经衰弱,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帮助睡眠。偏偏碰上彭德怀这样的急性子,有了什么事,不顾毛主席好不容易睡着,也老毛老毛地大声叫喊着,往人家卧室直闯,卫士怎么拦都拦不住。怪不得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些想法,彭德怀也太不理解毛主席失眠的痛苦了。”

乔不群暗想,昨晚若没有朝天椒帮忙,你袁秘书长肯定也会对我有想法的。

起床后,乔不群动手整理被子。袁明清眼尖,发现了乔不群枕边两个咬剩的艳红朝天椒。袁明清甚觉奇怪,说:“你这是干什么?”乔不群掩饰道:“没什么,没什么,几个辣椒。”要把朝天椒塞回到枕下去。

袁明清拦住乔不群,拿过一个朝天椒,说:“你从哪里弄来的?我住院这么多天,从没发现病房里还有红辣椒。”乔不群不好意思道:“我有个吃辣椒的习惯,一天不吃辣椒就有些难受,昨晚您睡着后,我特意去外面找来几个过瘾。”

袁明清将信将疑,说:“这种朝天椒连尿都辣得出来,哪有生吃过瘾的?告诉我,你到底拿朝天椒干什么?”

被逼无奈,乔不群只好羞涩地道出了实情。

袁明清这才发现乔不群眼里布满血丝,原来他一夜未睡。也亏得他有这份忠心,竟想得出如此绝招,来确保领导的睡眠。

袁明清没再说什么,只在乔不群肩上轻轻拍了拍,拍得他又浮想联翩起来。

当天下午郁所长出差回到桃林,乔不群不必再陪袁明清,黑着眼圈出了医院。不久就有消息传来,侯副省长已走马上任,去了省委,成为侯副书记。紧接着袁明清就被重新起用,安排做了省水电厅副厅长。

乔不群原以为袁明清仍会留在桃林,不进市委常委做秘书长,也会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增补为副市长,不想事有出入。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农牧林水系统不再那么热门,做水电厅副厅长政治上好像难有大出路。不过这是一般人的浅见,后来乔不群才意识到侯副书记这么安排袁明清,实在高明之至。原来水电厅厅长快到退休年龄,其他几位副厅长都想转正,你拆我的台子,我捅你的篓子,弄得大家屁